

磐水漫草 卷之二

大槻玄澤稿
長谷川興写

洋学文庫
文庫8
A 39



特
17
91

般石水漫草

卷之二

草藁

誤字脫簡
宜校錄言

笠間

長谷川興膳錄

大槻文庫



後宮夫人文字不穩
右水漫草卷之二目次

白鶴圖畫幅題記

和蘭刻噎拉蛤力圖記

口銘附記

白石先生真容圖附記

增訂采覽異言圖記

鶴齋先生七十壽舊序贅言

鶴齋翁直語序

聚珍畫帖跋

送長谷川宗仙序

地悶磁盆考

萬國人物圖畧序說

磐水漫草卷之二
目次

磐石水漫草卷之二目次

白鶴圖畫幅題記

和蘭刻噎拉蛤力圖記

口銘附記

白石先生真容圖附記

增訂采覽異言圖記

鶴齋先生七十壽舊序贅言

鶴齋翁直語序

聚珍畫帖跋

送長谷川宗仙序

地悶磁盆考

萬國人物圖畧序說

磐石水漫草卷之二

目次

後配市瀨氏墓碣

麻疹啓迪引

痘麻疹由集說引

田道公墳打文題記

醒世論言引

顯家藏西刻地球全圖

藥室匾額解

秀衡筮記

書著書目錄首

顯獅圖

頭一角魚摸圖

身幹儀附言 并歌

香祖堂記

栴寶畫贊



磐水漫草卷之二

題百鶴圖畫幅題記

堀翁清庵，齡過耳順，猶尚矍鑠，夙以慈惠見稱於世而膺

公上之寵賞，人莫不稱其陽報也。余初訪其廬，因請

東閣石川子，寫百鶴圖而贈焉。蓋以祝眉壽萬年云。

和蘭刻噎拉哈力圖記

此圖西士力吉於列乙牒於達蠟空劫斯英和

毗吉多國官人所撰，修麻辣被爾藥圃圖纂之脫簡

也。余頃獲諸同藩片平氏，其原本二卷，浪速葦葭堂

武江春波樓藏焉。就按此物，其書第四十三節圖而

羅甸曰：噎拉哈力者也。圖下所橫書四行字一羅甸

名二和辣機爾名。三亞蠟皮亞名。四勃拉忙斯名。此各國所稱之名，即以其國字而記之，明其國異名殊字也。形狀主治詳于其集解中，余別為譯，不贅于此。麻辣機爾在應帝亞西瀕，望之如浮其國廣大土壤。沿安日河都府曰華星，西洋要會也。洋人每通商船所至市云，蓋萬國字樣數種，各異其體也。既如此，雖十中之一二，亦足觀各土之風采，故余奇玩之，題其所得之由，於上以為珍藏之一云。享和改元秋九月。

口銘附記

余嘗從游吾鄉清菴先生爾時使一友人恭摸先生肖像因請先生題其圖上先生自書其側曰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慎之慎之此先生平素所示

子弟之口誡也。余等受之居恒服膺不措焉。唯憾當時不問此語出何書耳。今茲孟春十八日夜閱淵鑑類函偶得此教語於其二百五十九卷口部即傅子口銘也。嗟先師手澤之存于此，今且殆三十年所憾頓消不勝抃喜捧讀耳。如面授乃不自隱抄書其全文以授茂楨及子弟，猶先師誡我其翌開講之日。磐水茂質識神以感通，心由口宣，情莫多忘，口莫多言，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

題白石先生真容圖附記

白石源君之肖像一幅，即以堅田侯令模寫之幅而所再模也。初去歲辛酉之夏，一友人之所觀一幅，君則吾輩居恒所欽慕以為風貌嚴整而其狀允頑不

類殆失平素所想像因謂何必如此恐傳寫之誤也
姑乞借以示侯且告以私心所不取侯更請借君之
後新井某氏各稱勤之所藏以見示面臯雄異神姿
秀傑大異前圖此蓋君存在之日所圖成三幅之一
而上有天淵深見先生之贊辭但無画者姓名及印
記實諸其家云三幅共尾州画人士佐慶雅者所圖
也君之孫成美之時以一留其家一則寄武州崎玉
郡野牛村觀福寺一則寄相州鎌倉郡植木村龍寶
寺其所以分置三所者恐祝融氏之災也今此所摸
寫者所嘗寄龍寶寺之幅也是以再修之故偶送在
其家因所借與也其留在家者固秘祠堂不許妄觀
唯服色少異云茂實更請松原氏再摸寫使屋代氏

書贊辭表藉以藏櫃中聊記始末以表欽仰君之表
云享和二年壬戌春二月

增訂采覽異言序

夫蘭學之難非唯能好事者之坐則習其懈行之字
則則諳其歛舌之語誇說異字眩賣殊言驚庸俗之
耳鉗達士之舌之難也又非絕域之異書梯航遼遠
或風伯失御千百傳一珍其不易得百計購之託諸
象胥幸獲之以為悅之難也凡蘭學之難在其所傳
天文地理醫方技術之書熟其事情解其章句能通
曉助語應照之理而備為之譯文取彼所長而補我
所短以闡千古未發之微以成濟世益時之業而已
矣是以世之學者雖有一二窺其端倪者玩之不精

味之不力，問至壓倦，困苦中道而畫，或誹議而為夷，
變之書不足取材焉，或廢置而為迂遠之說，不可深
信焉。未嘗有全終其業者也。蓋此學也，萌芽于白石
先生，權輿于昆陽先生，余茂實幸生文明之代，親承
蘭化、鸛齋二先生之下風，蘭化則繼昆陽之統，鸛齋
則受蘭化之傳，余也不佞，積歲親炙之，亦竊得窺其
要領，近遊我社，歛血于斯道者，大抵數十人，升我堂
食我歲者，字玄、隨、嗣子、玄、真、及村、文、碩之徒，僅兩三輩
矣。而三子則志在包舉，誣彼詬此，勉勵不措，各為一
家，出藍之效，卓然可稱矣。獨若山、村子、明、夙、耽、群、籍，
絕志于大地、渾輿之學，豫知非讀西洋之書，則不得
其精確也。乃載贄來，從余學焉。實寬政初年，余奇其

志，乃先授彼國文書法與言辭，配音次傳其天地人
倫器械草木之類，語數千百言，子明欣然受之。熟讀
諳誦，鑽研不倦。雖疾風雷雨，咫尺可愁，勇進敢往，幾
無虛日。知天下唯有余茂實而無顧他之意，講業討
論十數年，一日也，遂至解彼說成之譯，頗富著述。大
成其學，最竭力於西洋輿地之諸書，頃有增訂采覽
異言之撰，全部十二卷，示余請之，斧正取而讀之。其
說精詳，明備增續，重訂之功，盡白石先生所未能盡
之地。海、坤、輿、方、域、之、至、大、四、方、萬、國、地、形、之、廣、柔、國、
俗、之、情、態、政、治、之、得、失、人、類、之、強、弱、物、產、之、怪、異、摸、
稜、牽、連、固、悉、至、其、極、使、人、不、出、戶、牖、而、為、大、虛、之、觀、
擁、膝、與、交、生、遊、仙、之、懷、若、夫、星、曆、醫、算、輿、地、技、巧、之、

精妙奇絕非徒弘聞見亦有少裨于聖化之萬一乎
昔時白石先生傲作之基至今百餘載未有纂其遺
緒擴其芳績者雖余不佞以有業之所先未敢遽下
筆不圖我社中而得若斯之人而見若斯之盛舉試
捧此書以告先生于地下神豈不欽饗其絕志纂緒
之功哉又試持此書示中道而畫誹議廢置者莫不
矍然興起革面痛悔自咎既往再吹餘燼者矣嗚呼
蘭學之美出於其難而使難者反易真千載之盛舉
矣或使余發易東之嘆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鶴齋先生七十壽舊序贅言

先是十年 鶴齋先生值其壽六十也今嗣士業請
設壽筵而 蘭化先生亦適七十也邀而饗之爾時

小子茂箕亦作文奉壽遂表章二先生首唱斯學於
吾 東方之由以祝二先生之壽與斯學長久且曰
其學有大功於吾 東方而天下賴其恩賚者誰不
欲令吾二先生綏其介福者然則二先生雖不欲壽
得乎今茲享和壬戌 鶴齋先生七十 蘭化先生
八十俱益健康矍鑠矣是有德之人能受多福焉豈
不天之祐有德乎既與茂箕所言符矣自茲以往耄
耄也期頤也以至萬壽無疆當必然矣 鶴齋先生
攬揆之辰在秋九月茂箕輩亦陪侍其賀筵凡吾欲
言者前序已盡之今復何言於是更繕寫前壽六十
之舊序謹呈左右與諸子同稱壽奉觴唱天保歌南
山以祝其千秋萬歲爾茂箕退而自思吾以寶曆七

年。戊戌來江都入于先生之門。列其社。未後秦君
命舉家居都下。淹留今且廿五年。犬馬之齡已四十
有六矣。當時奉謁先生也。知先生齡近知命未
問其春秋幾。今以其值古稀。推其支幹而後。知其初
見之年。則正為茂質今年之齡矣。夫先生之德而
壽。可謂有所本矣。茂質之欲經其志。鑽研其業也。其
德與壽固所仰望而亦豈敢也。雖則其所不敢也。後
其春秋二十餘年。猶尚勉礪研精得如先生之大
氣力與有養性之道。庶幾經其首唱之業。竣其大成
之功矣。今贅以此事亦壽賀先生之微衷也。享和
二年壬戌晚秋望日小子大槻茂質頓首拜書

直語序

有德者必有言。有德與言者。未必不壽也。天道恢恢
疏而不漏。同其型。流其品。振蕩錯紛。而類聚群分焉。
焚稟元氣之秀者。獨出於冥型之外。自兼妙賦之工。
天之德於我。已有所兼。則言之可濟於天下者。固宜
矣。言之可濟於天下。則天寵靈不能不眷。予斯人
矣。何則。天地好生。而下民之紛紜。不能親自脉而藥
之。必假手於斯人。以行其所不能也。斯人也。信奉而
行之。天亦必率之入於仁壽之域矣。所謂予之為取
天之道為焚也。我鶴齋先生。經祖先之業。箕裘於
斯。事在仁術。積德重光。夙唱西洋學於我。東方提
揭。旌榘。鼓動海內。一鞭所揮。天下風靡。遂譯定其書
以示天下。儼然為斯道一大家。今春年方古稀矣。偶

市陌塵垢侵犯襟袍，大有事于藥餌。小子茂質，夙夜着侍，喘々焉，懷淵水之懼，兩楹之夢，將垂結而二豎之崇，忽遁窟爾。後身益健，志益壯，而又著此書，天之所以假年者，果在此乎？頃竊命茂質當任校訂，蓋自少壯至今，觸於事驗於手，體於身得於心之確說，要言也。其意專在為弟子來問者，出之代舌，以省高年應酬之勞耳。固無意於示人，况公天下乎？弟子受而誌之，則業見豹變之功，傳之臭味，則術流革面之風。水冰藍青，以似以續其勢，不得不施之天下。豈特惠我輩乎，亦為天下慶矣。恭惟先生之有新德，所以果有所言也。已有斯言，則天之眷々乎先生，豈偶然乎？尋之已往，爛然金玉之。顧當與年長與年

積享和壬戌臘月望日

聚珍畫帖跋

探幽齋之於畫也，逸品卓然，世人皆知卓然之美，而不知美之所以成卓然也。一日芝山君懷畫帖一編來示，余曰：此探幽齋之筆，翁在世時人或請畫監定者，翁輒手自題寫，旁記年月及畫者姓名，與其真贗，無論和筆編圖以為軸久之積軸及五車，我先考亦耽丹青，追翁遺芳，賞不容口。後幸得此圖，珍比拱壁，每欲命剞劂氏謀不朽，不肖大恐飽蠹魚之腹，以墜先考之志，頃者急上本，此帖即是余閱之未終，拊膺嘆曰：有是也哉！名不虛傳也。美之所以成卓然者，其在此歟？古人云：埋筆成塚，研鏡如泥，胸貯五嶽，目無

全牛苟不有如是之精力惡成如是之絕妙不寧唯
是至若論政於廊廟掉舌于藝苑文壇鬪毫武場擊
劍及一枝一藝有能名者要唯精力是視耳嗟乎以
之易地引致之遠豈丹青云乎或使世之云爲者聞
是言未必不減情而求高之病而君得繼志之一端
翁生顏於千歲可謂偉舉矣君聞余辭請即錄之因
書贈之壬戌小春

送長谷川宗仙序

夫出於鄙入於都從師受者非靜以待物強以持志
者不能克成其業矣蓋內自制之者一而自外鑠我
者千萬也在內者一身之主宰而自外者萬物之變
異也以一主宰而應千萬敵不可不固宅主宰知所

以制之術也凡稱書生之大厄者二一曰徇都下之
靡曼愧鄙里之陋習探春於烟華之窟投棹於迷海
之津伐性之斧腐腸之醕朝澆夕剪百端交攻蕩乎
汨沒有人規之陽從隱忌喜處亡賴無所顧憚朋友
疎之債主求償進無所告退不能容或為娼家之亡
虜或為章臺之幫閑或糊口於四方陷身于乞丐或
為穿偷之伍梟首于路傍二曰血氣未定動易感觸
出見粉黛之色則情潮動于中入泣書帙之業則游
魂忽為憂恍兮忽兮神日越忽兮恍兮志失方強奮
容氣欲抑而縛之愈熾日勞月苦血液沸鬱流利失
常以釀骨蒸勞熱之疾卒垂名于鬼錄矣此二者書
生之所深自警懼而宜豫制理也夫父兄命子弟求

師遠遊至發軔之期則誨之戒之尚且囑友朋要其
成言及驪駒朝唱河梁綰柳也拊背言喻抑之揚之
懇懇反復涕泗橫流自去及歸無日不夢寐于子弟
矣其別思離恨千緒萬端真有不可言之愁為之子
弟者不以父兄之心主宰於我而徒罹于夫二厄生
稱不孝不弟之人死為純頑純愚之鬼豈可不哀而
痛哉予少辭東奧遊都下之萃洛之瓊浦其間往往
視青衫子弟大率多瀟灑爾來舉家徙于都下十
數年矣雖譴劣如余然而以家學有一日之長指搗
四方子弟之從遊者數十人間亦為二厄取敗者多
矣嗚呼才之難而業之不易豈可勝嘆哉並坐不固
宅主宰知所以制之術而已矣獨若門人長谷川生

者保志而不失以克脫此二厄竊以余之所觀實為
不易得矣生筮間人世仕於侯從余學者五年于茲
矣精敏于學周密于業迺朝迺夕灑掃庭內藥室之
修製病者之診治及於余平生所述醫事譯說之繕
寫校讐一井辨用心無遺苟有餘力輒讀書膳錄
雖酷熱流金饑蚊嗜肌冬夜折膠寒威如刀筆硯不
倦志氣益勵常至子時丑牌若徹天明余深感其篤
授凡所用方治術感盡底蘊焉以故其所手錄諸
書鬱然為堆自始入門應事接物起坐周旋至今如
一可謂靜以待物強以持志者也夫人得於質者必
失於文得於文者必失於質天之生物非固有偏廢
唯夫氣習之所偏倚自致履霜之漸也耳今之視生

之為人傲其所為則或其寡過矣乎茲年尊嚴以老
召生期以仲春生奉命之日顏有以懼之色期方至
則青藍之別不言而惜乎心矣竊察其舉動生之所
以為心者特存焉者嗚乎不有為心之主宰安有
靜待強持之勉不有靜待強持之勉安有脫二厄而
修斯業去歲侯有召生陪駕之命茲年親有成業瑤
庭之喜余不佞亦嘉出藍之美而不忍進行無言也
鳴鶴在隱必有好爵之縻往矣努力哉人亦有言曰
狐涉于河至岸端尾一氣之弛直取以累欽哉歸鄉
見志於遊者幸以此示之癸亥閏正月仲春朔

地悶磁盆考

此磁盆享和辛酉地悶之漂船所帶來物件數品之

問下全衍

一云近柴氏獲之為家藏示余問余其地之方位余
嘗視其漂客等口供赫昌沙爾商船到廣東港者還
至地悶裝載貨物便駕數人開帆於此港欲走諸僕
伊那洋中遇颶漂泊于我肥前口島海云同船教輩
除安南漳州人南島諸種也地各散在安南廣東以
南印度海中之諸島而在此海路數千里外也坊賈
以此器呼地悶製者蓋由呼做船為地悶者也余檢
閱地海全圖及坤輿諸說亞細亞洲大東洋中在赤
道下之大嶋曰莫里孤斯漢譯古日分大小之其稱
大者其數五嶋名其稱小者其數甚多赫昌沙爾地
悶一作地本語僕伊那一作那屬其中者也餘教島
其大小數百寫總稱之莫里孤斯諸寫云云今按此

之為人偽其所為則或其寡過矣乎茲年尊嚴以老
召生期以仲春生奉命之日顏有以懼之色期方至
則青藍之別不言而惜乎心矣竊察其舉動生之所
以為心者特有存焉者嗚乎不有為心之主宰安有
靜待強持之勉不有靜待強持之勉安有脫二厄而
修斯業去歲侯有召生陪駕之命茲年親有成業瑞
庭之喜余不佞亦嘉出藍之美而不忍徒行無言也
鳴鶴在隱必有好爵之應往矣努力哉人亦有言曰
狐涉于河至岸端尾一氣之弛直取以累欽哉歸鄉
見志於遊者幸以此示之癸亥閏正月仲春朔

地悶磁盆考

此磁盆享和辛酉地悶之漂船所帶來物件數品之

一云近柴氏獲之為家藏示余問余其地之方位余
嘗視其漂客等口供赫昌沙爾商船到廣東港者還
至地悶裝載貨物便駕數人開帆於此港欲走諸僕
伊那洋中遇颶漂泊于我肥前島海云同船教輩
除安南漳州人南島諸種也地各散在安南廣東以
南印度海中諸島而在此海路數千里外也坊賈
以此器呼地悶製者蓋由呼做船為地悶者也余檢
閱地海全圖及坤輿諸說亞細亞洲大東洋中在赤
道下之大嶋曰莫里孤斯漢譯古日分大小之其稱
大者其數五嶋名其稱小者其數甚多赫昌沙爾地
悶一作地亦語僕伊那一作屬其中者也餘教島
其大小數百寫總稱之莫里孤斯諸寫云云今此

彼諸島中之製如其出處未得印定之姑記備他日之考

麻曷沙爾 在赤道下即謂食力百私之南隅其地

甚肥沃多產米穀椰子以釀美酒極夥矣其他出

黃金象牙無花果白檀棉花等幅員直徑一百四

里廣袤四十五里云云

的小兒 地豐饒多產穀粒果實薑肉桂檀香等其

島長七十里 諸厄利幅十五里云云

諸僕伊那 周迴九七十里 同前地隸和蘭國云地

圖土產等有所輯錄漂流紀聞附北方譯說者今

唯單舉其畧以應需云矣亥之春

萬國人物圖畧序說

天之所疇地之所載區別於其間稱邦稱人者蓋廣

而庶矣支那之人驕傲自限獨稱自國為中華域外

諸國概為夷蠻禽獸遇之自前代而固然矣以故風

俗情性接君子之耳目者徒區々於中華而不知所

謂夷蠻中亦自有踰於中華者也及至明季世西洋

人始入域內使夫人得知六合之間四極之內畫為

四大洲 亞細亞亞弗利加一州所屬各國如泰米支

那及天竺等皆為亞細亞洲中之粟粒即利氏坤輿

圖說及艾儒畧南懷仁等所譯定之諸篇是也可謂

廣而庶矣然氣候土俗之概畧可得而知而於男女

服飾等之異同未有傳之者特可憾也嘗聞一侯家

藏三十年前和蘭船所齎來鐫版諸國人物圖一卷

後得長崎西川某正德年間所撰四十二國人物圖

說其說大畧杜撰無一足取而其圖則頗有可觀者
非穿胸烏衣奇怪妄誕之類愚謂此必摸和蘭船所
齎鏤版原圖者矣於是采葑采菲舍其下體使某偏
摸寫之又命門人山村昌永就西洋書所載改譯正
其謬題為訂正四十二國人物圖說頃芝山君得和
蘭鏤版男女人物圖殘本三十一葉示余請其說余
閱之每圖下橫文譯之曰弗利西亞北州法蘭得亞
即和鏤版官準因思彼土人每航萬邦至處或圖人
物山川以編于書作者就其所圖採輯以為全圖官
亦欲令世知各地風習命以公行官準者矣往年蘭
船之原本及西川某之原圖並當不出於此惜矣殘
缺不全無由見壁先是山村昌永增訂采蘭異言余

固親贊成之今視此圖多見乎異言中因竊為公命
生其所有者表而出之其所無者別抄而譯補之略
記之其圖傍以應其請公又別更擇采巴太温地志
長人圖及泥烏福弗東西洋紀行書之印度諸島並
亞墨利加地方人物圖說請昌永補其殘闕以續其
尾雖未至於盡而可謂頗備矣於是乎足通觀人物
風習自有萃鄙異同之別焉夫天地之間廣矣庶矣
不可概而廢不可概而取夷種獸行不範而駝者什
而外之固宜矣若夫歐羅巴洲方人物則容貌端整
衣服華麗巧思出於天性藝術之妙曠天下古今視
明清諸士所譯選西洋曆算數理諸篇及天文星象
測量諸器圖說而可以知矣其他火炮自鳴鐘千里

望遠二鏡等有用之名器天下百工皆取其法班孟
堅有言曰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
大患也單視其所見聽其所聞而未曾能視所不見
聽所不聞豈不悲哉余曹以僻陋之質從事於斯彼
獨發之天文地理醫術雖未窺其壺奧然特於醫術
覃思鼓力有年矣口讀手譯隨摺隨據頗得聽所不
聞視所不見以知天地間邦俗民物廣而庶矣
王澤格于上下風聲播于四表海外蒼生不招而風
動輻輳並至焉余曹幸生望々之世愉容於一堂身
無舟車之勞掌視萬國之風亦何千載之奇遇也深
恤友邦之人徒知有中華猥嘲蔑其他自安固陋而
不知蒼穹之下別有各邦鉅國而華夷自星列乎其

中也我

邦間亦或有因循其舊說未曾聞見至於以者公之
翻刻此圖其有意於解固陋之惑歟余竊推其意所
在作之序說亦聊仰答字內包舉之

聖德伏當萬邦囊括之一美事云

後配市瀨氏墓碣

後配市瀨氏名純初稱歌郁後更今名小字翼業父
吉重爲若狹侯臣母鶴田氏以寶曆十一年辛巳八
月廿二日生於江戸牛籠之邸舍年長適于同藩某
氏出而宦尾藩松山第之後宮歷仕備前侯及土佐
侯夫人氏並皆掌書記等事出入十餘年竟改丁巳
年三十六爲齋藤某之養女歸于我義母賜以歌郁

之右此某幼名云純資性簡潔閨內整如女巧黑痕較優於凡婦其視前家兒朝夕撫養與所生子均平而愛顧之情特爲多鍾焉蓋不勉而至焉者余每默喜事余八年舉二女一男一女次女五三男六次郎今茲享和三年癸亥仲夏患麻疹宿病並攻六月八日奄然冥逝年四十有三矣葬海上禪林先塋之側純好國歌諷詠自娛舊稿存遺篋去春三月詠宿題夜歸雁印免改々々たるをり乃不ろ夜々おろけせめすかへりり子以今思之絕筆於歸雁而意又含薤露之兆蓋豫爲即世之讖焉嗟余之不吊亡配前後二人今復遭此喪顧天邪命邪抑亦有數而然也情累紛亂氣兮永嘆因錄於

碑陰俾後世董而不涸焉云大槻茂實誌並建焉

麻疹啓迪引

今茲麻之行都鄙流染余舉家及親戚咸感焉獨於荆妻爲尤劇余外問內視竊有所考隨得筆之骨董錄之不遑次之忽遭內喪聊得喪服之間因次所筆以示余門之蒙生編中間及譯言者家學所目觸心會也又附泰西痘麻諸說于後以爲教編此偷閑之瑣言固非示於大方唯啟迪後生之嚆心也云癸亥七月朔

痘麻病由集說引

痘疹之說古今諸家紛々無一定之論視西洋諸子所說亦或曰胎毒或曰疫氣余輯錄東西諸說彼此

參考之和漢諸說大抵以陰陽分配立說固空理不足取也特於西洋不為無所據因附愚評于其下頃塾生問余以持論確定之說余辭以未究其理生等竊以我為隱矣數請不已於是假設或問以展私淑之蘊以固臆斷私言而所以云云者欲一以為得兩之芻狗一以明無隱乎爾也若夫玉振之說請竢後之君子其年孟冬

題田道公墳打文題記

仁德五十五年丁卯夷賊寇我境
天皇詔田道來討不利死于伊寺水門夷賊乘弊益肆指略至矣公墳利其藏忽有巨蛇自墓出驤首瞑目呻舌吐氣奮憤觸賊賊為之咋死暈倒殆盡昔人

以為神相謂曰田公身雖死矣忠魂能馮物討賊賊聞之各相聳懼不敢入境云事詳于日本書記按公勤勞忠烈生死奉公具載竹帛卓然可稱焉獨悲歷代之久墳塋失所為牛馬藪牧地也享和元年辛酉夏五月念五日封內牡鹿郡蛇田村禪昌寺僧憂寺畔所置神明舊祠荒頽日久漸就廢亾與邑人謀封土立石表而出之卜地於叢篁中右杉之下於是輿人執役相偕拮据土中一片石牢不可動乃芟叢掘土戮力出之石高三尺六分幅一尺八分弱有文土蝕水灌手摩粘着如塗松脂再三攻之總見本色僧及邑人具狀聞於公衙公衙禽諸文臣考究之將軍丕蹟碑文殘缺攻索確證極為周悉余隨得錄之集

爲冊子別得所摹打書一紙謹閱之碑面中央曰靈蛇田道公墳字大抵方四寸五分九旁誌追遠口脩感□□□□於伊奪水門口亦例鎮崇之二十一字大方八分強碑背有聖氣二字星氣及靈三字全爲周篆其餘若干字皆用漢隸錯以爲章春蚓秋蛇古色可掬矣特惜漫漶剝缺不可一讀之雖今大寫之固不得窺全豹則亦是霧裏之見姑書以備考但若六大字及伊奪水門體裁筆畫瞭々不容疑也按今牡鹿郡有振古蝦夷國境蓋爲虜逐水草地而所屬地見有伊悉諾昔吉密訖及之名伊悉和訓水門通並讀爲港恰與書記所載伊奪水門符則田公征成處當不出此等土諾助語昔吉後世添加且蛇

自墓出而墓所在稱蛇田村因知村取於蛇以其名也當時多疑此碑爲好事者爲之然地名地實相當及書體奇古決非後人所得摸擬隣村又有高道墓表儼然可掬焉則凡不之信者其眼如豆之徒也耳夫碑之設也頌德紀功或出於遺愛或記於神靈娥婢墮淚義可概見焉若公此碑顧當有忠烈遺靈觸事感心必不可已於立之勢然後勒而設之然則雖不審在何年必不出於死後二三十年間者明矣夫仁德五十五年距今一千四百七十八年除二十三年而一千四百五十六年則大凡本邦古碑之傳今者恐不有白眉焉者方今文明光被王猷允塞殊俗鬼方車書同軌比屋之封上駕唐虞文物

之美郁々皇々當田公時夷俗猖獗數害邊民公懷
猾夏之憂志存蕩滌時不利卒墜其命及神蛇現靈
昨殺夷賊九泉之下豈須史忘於賊哉堙沒久遠而
再出於古杉之下者顧其有嘉代之升平欣焚于九
泉之心歟我祖已降奕葉相重代傳安土之仁居不
易舊來之貫日不見烽燧之警者于今五百餘歲雖
由 衣職治具之盛抑亦公掃蕩之賜也今及得此
書懷古之情不能止止手與心應不覺成篇上慕忠
烈之節下記曠世之奇曰題打本上私淑藏之云
杜鹿之隣 彬生郡 峻崎村 有高道之墓 表高九尺 嗣
九寸餘 圍六尺 按文德實錄曰 戶安二年 戊寅正月
己酉 後立位下坂上 大宿禰高道 為陸奧介 卒貞觀
五年 癸未 己巳 六年 討夷賊 而斃 死于此 云云 後人
立石 今猶存焉 後於田道 公四百餘年 而忠烈果毅
亦相頌 頌焉 余嘗得其打本 今並附于此 云

其年秋九月 仙臺大槻茂實 在江都榭蔭僑居謹識

醒世諭言引

享和改元之秋小詩仙堂主_古稀翁自撰七不可養生
編成矣晚生茂實附錄之以病家三不治遂為一書
刻其塾是歲文化元年之夏茂實偶爾譯徐氏病家
論及邢氏醫家警戒數言錄為一編頗多與余所舉
相類者因嘆病家其流弊和復同轍也今以舊刻為
上卷以後所錄為下卷私題曰醒世諭言蓋諭彼世
之沈醉名利眩惑妖妄而不曉修真之理者使之醒
覺之微意也云 文化甲子七月中元磐水陣人書
題家藏西刻地球全圖
夫製地球圖其法不一或用測量之法焉或用地理

文化甲子

寬政己酉

之法焉本造極圓玻璃球其製空腹呂象地圓經緯
各分三百六十度安黃赤兩道二至二極規據方位
而圖國土當赤道九十度及二百七十度相對穿小
孔先以白紙掩其半圓於一方小孔窺之則見其半
球此直割平圓圖之所繇起也又有橫截為兩圓圖
者一以南極為心一以北極為心子午及南北緯線
皆為直線二至二極規及東西經線皆為圓赤道及
居其周圍而分其南北配置國土此皆製用地理平
圓圖之法也用測量之法於極圓木球故二至二極
規黃赤兩道子午經緯皆成圓是不失其真惟用地
理之法不免易圓為平及圓為線又有全圖大分各
分之別全圖即圖地球全形者大分四大洲各為一

圖各分每國各為一圖小分一縣一邑各為一圖也
地既居天中則地度上與天度相應天有南北極為
運動之樞猶車輪之因軸轉故名兩極曰樞軸地亦
以此為南北高低之標黃赤兩道及子午規謂之大
圈二至二極規謂之小圈兩極相距之中界此為赤
道又晝夜平線言當此線下之地晝夜平均也此判
地體之南北之故也赤道及其他諸圈皆各分為三
百六十度每一度三十里以此推之東西南北皆各
一週一萬八百里又斜絡赤道一大圈此為黃道
即太陽一歲所經之軌蹟也絕過兩極兩道絡地球
大圈是為子午規又若天俱午中線太陽升當此為
午中以為半晝半夜之判又有兩極與赤道之間如

赤道分度分地球距等小圈者謂之經度之線赤道
南北各二十三度有二小圈是為二至規其相距中
間五十七度在北者曰北道即巨蟹宮之分也太陽
至是宮為夏至太陽一歲一週北道再經赤道而至
南道其往復不出此二圈之外而一歲過赤道者凡
兩度也距兩極各二十三度半有二小圈在北為上
規合曰二極規是圈內之地以半年為晝以半年為
夜又以南北緯度測天下之寬起測於赤道北行三
百里則北極出地亦十度南行亦然又以東西經度
測天下之長先定一處為初度數至三百六十度再
接初度線是圖以福島內鐵島為初度又有呂漢人

里亞龍動若拂即察把理斯為初度畢竟無有定準
又以二至二極規分大地為五帶赤道之下二至規
以內此一帶者太陽行項上故為熱帶夏至規之北
至北極規冬至規之南至南極規此兩帶者以太陽
無甚遠近故為溫帶北極規內南極規內此兩帶者
以太陽止照半年故為冷帶然而一國之中因地勢
之高低猶有冷熱之異者固無論焉此五帶之所謂
冷熱言氣候之大較也已又以地勢分輿地為四大
洲曰歐羅巴曰亞細亞曰亞弗利加曰亞墨利加亞
墨利加者近所得之地也前所得之地也前所說規
諸線非現在大地之上可以目觀惟據依假設以分
經緯以定部位以配置國土其位置之不差全因此

也於是畫則側諸日夜則側諸星得出地之高低然
後按圖以求國土則知地形之廣狹氣候之寒熱及
某處若干瞭如指掌矣

斯地圖者西醫斯突都兒之所藏也丁巳之春入貢
余私具客館介譯人某懇請得之頃其表裝成題西
洋製地球圖法於上便于觀覽是嘗月地桂川君之
所為譯而出于西刻地理者也鳳翔紀公子藏焉
寬政己酉孟冬芝蘭堂主人識

藥室匾額解

晏子有云懸牛首於門而求賣馬肉于內言其所令
及其所好也予竊有感于此視世之技藝者流每戒
約子弟曰精慮究理執事詣則宗原應變曲得其宜

退而察其設心非為禽犢必於榮進戒約之言徒付
畫餅是金玉其音薰土其心者也為之子弟者其將
何望焉令晏子而在豈不復言而悲哉因按書此語
為藥室之匾以當自個之隱括且為子弟之榮砥

秀衡盤記

興州磐井郡高館村在平泉之北吾屬平泉鄉當時
藤秀衡館源廷尉地高館之稱蓋取於此舊趾今尚
存焉一農家五郎兵衛者舊來藏漆盤子十口相傳
至今呼曰秀衡盤一口三枚大者為母次伯次仲伯
承仲母并納之疊三如一俗謂三重盤子嘗應人之
需或贈或鬻裁存三口云其近境一關白土宮藏者
近舉得之其一為家藏一以贈塩竈之藤塚某一被

轉贈余蓋以知余有好奇之癖也且其來書曰古來
別有食盤飯盃偏提計瓶提鉢之類此之同製又有
鐵粉地盤並皆冒秀衡盤之名予憶未目擊之云實
寬政五年癸丑十二月盤大於時制木質堅緻外面
黑漆周圍描金金色剥滅花紋不甚分明裏面著朱
漆色殷紅無文著痕居焚似物刷之子母三枚毫無
凹凸缺損與余同癖者見之皆曰嘗見鎌倉古刹所
藏古盤制樣文采恰與之符蓋古有描金而無今之
金泥画漆也頃聞一騷客嘗漫遊輿中獲古盤一口
近又都下某氏亦得二三口藏焉皆其此之同製顧
得無非散亡之所波及者乎世又或以奧北南部封
內之淨法寺村所出之盤形模頗倣其相混目之為

鎌倉食當作

淨法寺製者可謂玉石不辨矣愚謂是邦古公姓藤
諱秀衡平泉其舊墟與鎌倉源公同時距今七百
餘歲矣古尚樸素此特為華而凡饌器一樣備具則
疑當時肉食家之所用決非編戶民之物且名以公
諱當在鎌倉源公滅藤氏之後矣則為藤氏膳具亦
似不容疑也因記此說藏為家珍云

書者書目錄首

題跋

泰西氏之為書策也星曆醫算其術皆就實際是以
解一行之語則有一行之用讀一章之句則得一章
之功朝解一行長一等之術暮讀一章進一級之業
日知所未知月解所未解窓前燈下到處翻譯電勉
弗懈尚克醫吾拙以醫人且醫天下之醫而遂令醫

轉贈余蓋以知余有好古之癖也且其來書曰古來
別有食盤飯盃偏提計瓶提鉢之類此之同製又有
鐵粉地盤並皆冒秀衡盤之名予憶未目擊之云實
寬政五年癸丑十二月盤大於時制木質堅緻外面
黑漆周圍描金色剥滅花紋不甚分明裏面著朱
漆色殷紅無文著痕居然似物刷之子母三枚毫無
凹凸缺損與余同癖者見之皆曰嘗見鎌倉古刹所
藏古盤制樣文采恰與之符蓋古有描金而無今之
金泥画漆也頃聞一騷客嘗漫遊輿中獲古盤一口
近又都下某氏亦得二三口藏焉皆其此之同製顧
得無非散亡之所波及者乎世又或以奧北南部封
內之淨法寺村所出之盤形模頗倣其相混目之為

淨法寺製者可謂玉石不辨矣愚謂是邦古公姓藤
原諱秀衡平泉其舊墟興鎌倉源公同時距今七百
余歲矣古尚樸素此特為華而凡饌器一樣備具則
疑當時肉食家之所用決非編戶民之物且名以公
諱當在鎌倉源公滅藤氏之後矣則為藤氏膳具亦
似不容疑也因記此說藏為家珍云

書者書目錄首

題跋

泰西氏之為書策也星曆醫算其術皆就實際是以
解一行之語則有一行之用讀一章之句則得一章
之功朝解一行長一等之術暮讀一章進一級之業
日知所未知月解所未解窓前燈下到處翻譯電勉
弗懈尚克醫吾拙以醫人且醫天下之醫而遂令醫

其國民聊以報答 國家養平之巨澤嗟此業也此
學也實吾道之名師

右一糸余所書肚裡所蘊以示諸子實在十年前
頃塾生竊輯錄鄙著書目冠然成編有上本者有
屬稿者有經校讐者有欲成而未畢者嗟官事劇
務與老境並至不知泰西氏之拱壁掃披荆雲完
蹤連城者果在何時也吾子等幸繼余志亦唯期
終雕斲之功耳因重題此一糸于編首復以示焉
云甲子之冬

題獅圖 同上

茂實按西方禽獸譜獅呼曰列阿產亞弗利加洲
及亞細亞洲諸國頸大鬣長渾身嫩毛白色漸黃

抵老變紫其聲一振草木皆偃世稱之為百獸王
譯說曰凡禽獸見之皆匿性最傲遇之者若望風
函俯伏雖飢時亦不噬云其說詳載于余所譯述
蘭畹摘芳中

神威群品傑扶弱擊強保分裂象兼犀宜乎百獸王
題一角魚摸圖 同上

此是遠西勇斯東私魚譜所出一角魚摸圖也按西
說此物產於歐邏巴洲西北即兒狼德亞海中呼曰
納爾寇兒蓋鯨異類其巨牙突出于上鰓間而作肉
狀者稱曰烏泥可兒奴譯之則一肉之義也其實則
齒牙而謂之肉者取形似已後茂實得卧兒狼德亞
國誌閱其魚圖說云此物本雙生巨牙其隻者蓋或

鄙著文字奇
文化乙丑

其國民聊以報答 國家養平之巨澤嗟此業也此
學也實吾道之名師

右一糸糸所書肚裡所蘊以示諸子實在十年前
頃塾生竊輯錄鄙著書目冠然成編有上本者有
屬稿者有經校讐者有欲成而未畢者嗟官事劇
務與老境並至不知泰西氏之拱壁掃披荆雲完
蹤連城者果在何時也吾子等幸繼余志亦唯期
終雕斲之功耳因重題此一糸于編首復以示焉
云甲子之冬

題獅圖 同上

茂實按西方禽獸譜獅呼曰列阿產亞弗利加洲
及亞細亞洲諸國頸大鬣長渾身嫩毛白色漸黃

抵老變紫其聲一振草木皆偃世稱之為百獸王
譯說曰凡禽獸見之皆匿性最傲遇之者若望風
函俯伏雖飢時亦不噬云其說詳載于余所譯述
蘭畹摘芳中

神威群品傑扶弱擊強縹分裂象兼犀宜乎百獸王
題一角魚摸圖 同上

此是遠西勇斯東私魚譜所出一角魚摸圖也按西
說此物產於歐邏巴洲西北即兒狼德亞海中呼曰
納爾寇兒蓋鯨異類其巨牙突出于上鰓間而作肉
狀者稱曰烏泥可兒奴譯之則一肉之義也其實則
齒牙而謂之肉者取形似已後茂實得卧兒狼德亞
國誌閱其魚圖說云此物本雙生巨牙其隻者蓋或

文化乙丑

觸物折其一者也。已此近時航彼海者所目擊而明徵翔實不復容疑焉。從來一云肉云者要以往時未得全說適得隻牙而牙又似肉遂誤為毛族。因名以一肉者矣。夫海族之辨出而毛族之說廢焉。魚牙之徵得而獸角之說破焉。雙牙之實得而獨角之妄除焉。余詳之乎一肉纂考宜讀其圖說以得其明證矣。林氏嘗摸藏本圖頃就余請正故題其略以應需云。文化乙丑之秋大槻茂實錄。

已此文字可疑

身軀儀說附言

雜著

四下云疑衍

寬政元年

一今題名曰身軀儀說者即是解體新書首卷第四五之二篇而新就鳩鹿摸斯所撰之原本以訂正之且續譯其註證者也。夫新書則老師鶴齋翁之所譯著人々所知也。蓋當時首唱斯業於本邦也。草創日淺言事未慣且老師友是原本之難曉會固其所也。故以今視新書則不能無疑。因校之原本其可議者不為不多。其實草創之難亦宜也哉。近來斯學大闡而事之與言漸以審明也。翁蓋欲稍加更定而充境日逼自知不能容易卒業是以付小子茂實等接續成之。小子雖不敏敢命之不奉乃從事於增訂續譯者十餘年一日也。惟恨賦性魯鈍學

觸物折其一者也。已此近時航彼海者所目擊而明
徵翔實不復容疑焉。從來一云肉云者，要以往時未
得全說，適得隻牙而牙又似肉，遂誤為毛族。因名以
一肉者矣。夫海族之辨出而毛族之說廢焉。魚牙之
徵得而獸角之說破焉。雙牙之實得而獨角之妄除
焉。余詳之于一角，纂考宜讀其圖說以得其明證矣。
林氏嘗摸藏本圖，頃就余請正，故題其略以應需云。
文化乙丑之秋，大槐茂篔錄。

身幹儀說附言

雜著

一今題名曰身幹儀說者，即是解體新書首卷第四
五之二篇，而新就鳩鹿摸斯所撰之原本以訂正之。
且續譯其註證者也。夫新書則老師鶴齋翁之所譯
著，人所共知也。蓋當時首唱斯業於
本邦也。草創日淺，言事未慣，且之師友是原本之難
曉，會固其所也。故以今視新書，則不能無疑。因校之
原本，其可議者不為不多。其實草創之難，亦宜也哉。
近來斯學大闡，而事之與言漸以審明也。翁蓋欲稍
加更定而老境日逼，自知不能容易卒業，是以付小
子茂篔等接續成之。小子雖不敏，敢命之不奉，乃從
事於增訂續譯者十餘年一日也。惟恨賦性魯鈍，學

寬政元年

不造人及賤職之執掌也。在苒曠日，尚未脫稿矣。今
茲中秋，廣陵隱璧良悅、星野氏名範，字子康來於東都，乃
叩我社，因出其所裝齋之木，寓骨示曰：「此余範寧嘗
以創意所新造也。」也。請正諸西說，以為徵實矣。乃視
之，則四肢百骸一奪天工，可謂一奇巧也。因聞其所
從來，周悉懇到，實篤志厚意，切於濟生之所致，殆不
勝感激。又嘆天下無與二之舉，即應其需，謀諸月池
鸛齋二先生，告以吾輩所嘗見聞之西說，且授重訂
新書之稿本，即此編是也。

因記良悅氏嘗興志於此也。自初勤請刑苑，以至
預營一廠屋而俟，或懇請工人，或厚葬真骨，建碑
勒銘，或恐家人憚忌，掣肘預為將姑離居之議，或

造下也

俟字可疑

其肋骨之敗爛也，殆因摸成之際，別有新肋骨之
自天降，將摸肋骨之翼，日日使人一奴，因一屋，偶得一骨，恰
是所欲之肋骨也。於天是警，非喜，別不，豈成，鳥不
知其所以來，蓋似自天降，非何為，其豈成，鳥不
骨至矣，殆一奇也。誰謂非天與乎？其類非厚意
篤志，切於濟生，則何以能如此乎？聊摘良悅所說
話一二，以附於此云。

一遠西醫家恒以窮知人身外內之天造自然為一
大緊要，是解剖科之所以精覈詳備也。故彼邦古今
所圖說極多矣。且如四肢百骸關節機轉，則不可以
不知也。故彼邦之醫家，各自貯藏人骨，以旦夕熟視
習慣，術極密，呼曰「斯也」，或「養也」。猶漢醫備
銅人焉，合於此，未偶骨也。滿天下之所絕無也。良悅

不造人及賤職之鞅掌也往苒曠日尚未脫稿矣今
茲中秋廣陵隱鑿良悅星野氏名範字康來於東都乃
叩我社因出其所裝齋之木寓骨示曰此余範寧嘗
以創意所新造也也請正諸西說以為徵實矣乃視
之則四肢百骸一奪天工可謂一奇巧也因聞其所
從來周悉懇到實篤志厚意切於濟生之所致殆不
勝感激又嘆天下無與二之舉即應其需謀諸月他
鸛齋二先生告以吾輩所嘗見聞之西說且授重訂
新書之稿本即此編是也

因記良悅氏嘗興志於此也自初勤請刑苑以至
預營一廠屋而俟或懇請工人或厚葬真骨建碑
勒銘或恐家人憚忌制肘預為將姑離居之議或

其肋骨之敗爛也殆因摸成之際別有新肋骨之
自天降將摸肋骨之日工人劇因一夜風雨大至
是所散屋也欲之蓋似於天是警非喜別不木骨遂成矣不
知其由來也誰謂非天與乎之類非厚意
篤志切於濟生則何以能如此乎聊摘良悅所說
話一二以附於此云

一遠西醫家恒以窮知人身外內之天造自然為一
大緊要是解剖科之所以精覈詳備也故彼邦古今
所圖說極多矣且如四肢百骸關節機轉則不可以
不知也故彼邦之醫家各自貯藏人骨以旦夕熟視
習慣術西醫呼曰斯也猶漢醫備
銅人焉今於此木偶骨也滿天下之所絕無也良悅

之創製噫偉哉將校諸新書然恐如前章所言或有
一二誤譯是以告姑不視其物別就原本專務重訂
不日稿成而後示諸良悅吾自讀譯稿良悅對校諸
本骨一讀一校其體幹四肢關節機轉大小長短突
起凹陷屈伸開闔曲直斜橫細構小孔微細精覈一
以符合彼如校此而摸此似照彼而譯良悅則服吾
輩譯說之精微吾輩則感良悅製造之卓異相與拍
手於一堂同嘆西人之精密天下無與二且服造物
主之奇巧旁贊摸造之精技嗚呼路之相隔殆九萬
餘里其所作為人雖各異窮理質實之不相欺也彼
此分契果如此矣是豈知骨骸云乎他亦可知而已
夫此物之成於今日也實

國家仁民之巨澤所波及豈不感戴乎
一良悅之於此本寓骨也雖既知其狀質而至其凹
陷溝孔此以為彼用彼以為此用等之精妙則未曾
曉會者固多矣吾輩之於此編也雖既窺其運用之
精妙而至其就實而核覈則尚未矣今也相校相檢
兩疑始得明了益信西說之不可容疑矣夫有此具
而有此說闕一不可也學者當注意於此二者已若
或淺之看過則本骨徒供奇觀譯說亦屬冗長何由
知西人之精技良悅之苦心乎
一西人所恒言精覈骨骸之科殊於外科為最用焉
余竊以為夫骨為身之幹乃有此骨而後運養營為
之諸具著焉猶草木有幹而後枝葉屬焉由此觀之

豈唯外科致精於此乎於其內科亦何無益且講究醫理者何論內外科之為學者莫忽諸

一此編唯為良悅懇請不已姑塞其責也初良悅讀此稿本感興不啻乃請諸余余曰未及修正之稿本譯語不穩文辭固陋不可示大方固辭再三不聽曰初余東遊也唯是此西說之索也豈欲二三之虛譽者乎實欽斯學之精微也且實用之書達意而已何以虛文為幸勿固辭余無辭以應遂贈之云

一木骨名曰身幹儀者即取諸骨為身之幹語也儀儀象之儀也是同盟諸子相議所定也

一此編譯語有大異於原譯者是皆校諸原本竊因對直義三譯例所以妄意考定也然余昧文辭恐或

有詔脉不屬章句無次誤本義者全是未成之稿本也古人有言校書如塵埃隨掃隨有既經校正者尚且如此况未經校正乎觀者恕焉

一編中間及身體他部之名目宜參考新書

一凡記符號者原譯專用國字之二體片假名而原

本則用空別泄二十六字之二三體西假名而原

所記之符號則以余新意換國字以十幹甲乙丙丁

癸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四元行土水火之諸字正是恰合原本所用二十六字之數也若夫用異體者則別為△▽⊕⊖等以分別之如註證則新記東冬江

支等之諸韻字而彼邦直用其數計字者吾亦隨用

昔邦數計字云夫此編全部未脫稿故校之新書

則當有不便於檢索者宜姑就一曰以等之符號
以尋求已寬政十年戊午臘月二十八日儒臺大槻
茂實子煥識於東都榭蔭書堂

題身幹儀贈良悅氏

骨為身之幹吾人所各具吾具不自知芒昧徒按撫
東方八千里未聞窮此理逝矣遠西俗精覈術與理
深入內景奧解剖諸編是為著說又圖詳倫真無比
葦航遙送至吾侑嘗得知恨未見其真及側久相思
廣陵有奇士良悅姓是星夙繼三世業令聞宣西溟
猶且窮實測請官剗死刑百骸并四肢渙然意匠生
諸物忽剗去全骨頓分明彫鑄亦良手細微奪天工
真假難遽辨考徵多啓蒙携來質西說一觀先驚喜

可歎東海巧若符西土史校之新訂書宛如決河水
憶昔創學日每值世人訾今幸得尤券可符夫己氏
為示翻譯草殷勤請不止精究唯唯堪誇拙文亦何
耻感戴弁平化即今出此美吾鑿自此明萬民同美
社造化之奇巧摸成之奇技並觀今日功實歸一奇
士海丹誰不仰巾衍傳悠久偉哉星氏子名與骨不
朽

文化甲子

香祖堂記

記

余友本水蘭汀瓊浦人。世為和蘭譯官。文化元年春來獻和蘭方物于東都。禮也畢事。一日訪余舍。雞黍話舊。已而仰見芝蘭堂匾。嘆曰：何人為若奇絕。是墨池中之躍龍矣。余告以備後福山侯之書。喜曰：吾家之鶯雖聲不辨也。煩子請之。且草堂未命號。請子制之名。余匾以香祖。以請之。侯按讀書樂錄云：陳眉公曰：古人以蘭為香祖。余欲結茅四面。棟蔭蘭蕙。匾曰香祖菴。不靖。阮亭薛蘭於其廳。圍常愛真。其衙院中所偶作之書。名香祖筆記。又一小說。某者營一堂。偶有人。贈蘭草。即匾曰香祖樓。蓋各寓義於所名者。今本氏身為和蘭譯官。而自號蘭汀。夫譯官才穎博。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通者為之。亦氏累代掌其職。世不乏其才。芳流於異域。誰不逐香傾慕焉。余以其衆香之祖。比君之群才。之泉。顧蘭汀亦自云矣。會侯書速成。因記其源委。并贈之云。甲子暮春。

香祖筆記序 康熙乙酉春日西陂同學宋箏撰

香祖筆記十二卷 香祖乃其軒名義取室有叢蘭也。空谷不言。無人自芳。政可想見其人品耳。云云。

香祖筆記自序 新城澳洋山人王士禛

香祖適所居邸西軒有蘭數本。花時香甚幽。終昔人謂蘭曰香祖。因以名之。凡十二卷。云云。

劇本紅雲樓九種曲中一種有香祖樓二卷。其書曰明仲文新營一樓落成之日。思命詔未得。為偶

贊

知縣裴曉贈蘭花一盆。仲文喜曰。古人已以蘭為衆香之祖。輒名其樓曰香祖。

楊寶畫贊贈亦氏父子

雙珠出老蚌。亦氏實有子。奕世之遐福。一與楊嘉比。續齊諧記。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鷓鴣所搏。墜於樹下。為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貴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少環矣。

是年文化開元甲子秋。始構新樓。已落。遍以甲子。易云。元善之長也。亦聊自取耳。于時見茂禎

詩

游學于四方歸期在迫因豫以此為書房以待
問安之日愚父偶得起承二句藤橋先生絕之
以轉結竟為一絕併請其畫貼之樓之棧榻庶
幾便之原始要終云

文化開元甲子樓經營新區菊花秋
檨陰立里流芳
露霧應見更後今日周
文化開元甲子樓經營新區菊花秋雲間明月光先
照階下芝蘭芳自流

題大黑畫幅

題跋

大黑尊天世禮崇為福德神其祭祀正當甲子之日
右手持寶槌左手肩一大囊足履二米苞者儉謹之
德得貨財之象也布帽短褐是袷奢侈汰華示儉嗇

謂

節用也人能務之則必得冥福不復容疑也云且其
神則本邦醫門之鼻祖大名持命也余輩亦殊
不可不恭敬禮拜其餘化矣今茲文化改元甲子新
起小樓名曰甲子樓于時一豪富下村山城大棧偶
贈此畫幅可奇遇矣頃裱裝成焉其冬十月甲子懸
諸樓上壁聊供薄奠恭表仰德之意云

八郎山岸翁齡七十令嗣文記為需壽章於四方以
和歌顯奇松祝不佞亦與焉蓋惟海內富文士頌歌
無餘蘊我之憤口蕪詞何錯不佞於翁久荷眷顧情
誼之渥實比骨肉無言而已邦亦帶於懷寧勉而應
邪忸怩乎心乃命豚犬于崎陽請雜韻于清客蔚彼

騷維陳與孟陳也詩旨稱顯龍犀虎攫孟也傲裁錦
心萃而和吟俳歌光於雲箋翠松秀於壽詞翁之福
四方歌之覃及之遐絕域上壽以此塞責聊表丹衷
南山之壽松柏之茂麒麟子麟孫維萬維億

同藩

大槐茂實 拜具

審知人身明察病源則治道之大要無求自得
歷涉藥性深達製法則療術之衆方不集以備
京師小石有素嘗贈予以四聯蓋其宗之本色予
亦欲酬之三月十七日偶作此日吉三澤 因
書以蘭紙以送其行云

明察疾病之原因專在於精究人身之實理自得治
術之機會偏係於歷驗諸症之轉變
圓熟藥性之主功則方簡而所及極廣撰適宜之良
品則法便而取效必速

關東鶴翁賀辭

外臣茂篤恭欲 新見老矣離碌朽株匍伏上壽退
而自顧南山邈矣長庚不可致大椿蟠桃未嘗目擊
茫乎十洲杳楚三島不舟而到詞愧虛飾果無賀之
可寓邦構思徒積于中懷適得百一翁朝三暮之書
於栗山柴博士夫百教之極也一教之始也極而始
者老而壯也老而壯者所謂仙也彼邈者不可致者
必乎者杳楚者要自百而一自一而千極始相積以
致不老之名則聊以此上壽以祝眉壽萬年云乙丑

仲冬望外臣仙臺大槻茂實拜呈

賀大松澤一睡翁七十

翁嘗手製屏風全嗣郡
記欲貼之以其賀章乃
需壽詞于四方其數蓋七十矣以充壽數予
亦與焉購十數首以贈因聯綴其詞強續
紹云

壽章七十與年如手製屏風時卷舒海內名山為所
貽長庚玄鶴伴高居

芳菊篇壽石川翁六十初度

暢茂飄零搖落時當由金莖玉英安延年何管南陽
水不老如繞閨苑籬芳散秋風霜下傑花開晚節卉
中奇世間無復君家物耳依長滋大菊枝

龍擊洗

馮夷製筆洗歲月秘竈宮為酌醴人意貢來之苑中

半雲窩胡枝花

記承野雅轉結茂實

一叢秋色將何比綠線縫珠倚玉扉含露胡枝花艷
乍新粧深出美人衣

左聯句

武野長天月滿輪宮城廣原花一色

恩波遠寄天竺花俗澤近賞日本

之登枝有天竺花
名未知其由

見于花史

甲子九月十三夜甲子樓新喜得八庚

甲子樓初成洗杯對月明登臨幽意足永共弄新晴
全

新築未成月色寒樓頭把酒強邀歡清光滿筵天如
畫從此幾秋一樣看

書齋圓窓 記承 解石 尊法 二階 橋

月落烏啼霜滿天 殘燈挑盡枕書眠 送鬼一與佳人
語遠在西洋日伴邊

文 化 甲 子 肇 鑄

遠西縛武得而反 立歎大醫著
皇和浪華 槁本宗吉先生譯

三才方輿

絲漢塾藏



浪華人間大業者嗜西洋曆算
學與余有舊曩擢檣本生於市
井為介從余于江戸大業及臭
味汽皆曰他日必為異器矣余
上勸以醫為業居數月而西歸
以不忍倚門慈念之深也距今
寔十四五年爾未譯乎天門地

具。生民之鴻寶哉。但君藥物品類彼此生產或互有

與諸說頗富著述。於是更業為醫治。術亦大行。僂誘導同好諸士。聲價重於西土云。頃譯成三法方典。遠致于余。清正且序。余未得見其原書。則不能校覈以保全。然就熟路。推故轍。範之於此書之馳驅。顧必當不失一叢。

五貳之獲矣。蓋通編所載。皆是奇方異法。並為世用之急。梓以示世。豈不醫家之準則。生民之鴻寶哉。但若某物品類。彼此生產。或互有無。然用之者。况宜斟酌。以適運轉之效。亦不必失方典之繩墨也。自吾黨首唱此學。

奇方異法。並為世用之急。梓以示世。豈不醫家之準則。生民之鴻寶哉。但若某物品類。彼此生產。或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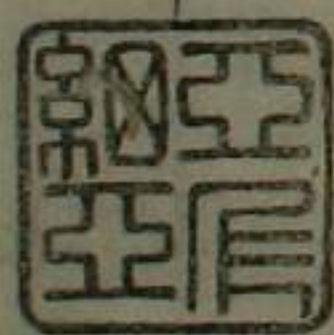
世吠聲之徒。外據祠牆之狗竇。
內不見廊廟之盛舉。徒以為口
實。衍新夢。奇懸牛首鬻馬肉。盜
影響。駭人目。要不過鼓薄子。供
衣食。莠紫相欺耳。鄙心每觸聞
見。未嘗不腸九迴焉。今覽此書。
嘉生不誤。美器三日。又悅我業。

之西。始於斯人。而能嚆噉于真。
涵泳于源。乃為序以贈云。

文化改元甲子

仙臺玄澤大槻茂實書于

江戸僑居



具。生民之鴻。豈哉。但若藥物。品類彼此。生產。或互有。

三方法典序

浪萃人間大業者。嗜西洋曆算學。與余有舊。曩擢橋
本生於市井。為介。後余于江戶。大業及臭味。徒皆曰
他日必為異器矣。余亦勸以醫為業。居數月而西歸。
以不忍倚門慈念之深也。距今寔十四五年。爾來譯
草天門地輿諸說。頗富著述。於是更業為醫。治術亦
大行。傍誘導同好諸士。聲價重於西土。云頃譯成三
方法典。遠致于余。請正且序。余未得見其原書。則不
能校覈以保全。然就熟路。推故轍。範之於此書之馳
驅。顧必當不失一發五紮之獲矣。蓋通編所載。皆是
奇方異法。並為世用之急。梓以示世。豈不醫家之準
具。生民之鴻寶哉。但若藥物品類。彼此生產。或互有

三方法典序
浪萃人間大業者。嗜西洋曆算學。與余有舊。曩擢橋
本生於市井。為介。後余于江戶。大業及臭味。徒皆曰
他日必為異器矣。余亦勸以醫為業。居數月而西歸。
以不忍倚門慈念之深也。距今寔十四五年。爾來譯
草天門地輿諸說。頗富著述。於是更業為醫。治術亦
大行。傍誘導同好諸士。聲價重於西土。云頃譯成三
方法典。遠致于余。請正且序。余未得見其原書。則不
能校覈以保全。然就熟路。推故轍。範之於此書之馳
驅。顧必當不失一發五紮之獲矣。蓋通編所載。皆是
奇方異法。並為世用之急。梓以示世。豈不醫家之準
具。生民之鴻寶哉。但若藥物品類。彼此生產。或互有

無然用之者。從宜斟酌。以適運轉之妙。亦不必失法。典之繩墨也。自昔黨首唱此學。世吠聲。徒外摠門牆之狗。齋內不見廊廟之盛。舉徒以為口實。街新賣竒。懸牛首。鬻馬肉。盜影響。驚人目。要不過鼓薄子。供衣食。芳紫相欺耳。鄙心每觸聞見。未嘗不腸九迴。焉今覽此書。嘉生不誤異器之日。又悅我業之西。始於斯人。而能嚙齋于真。涵泳于源。乃為序以贈云。文化改元甲子仙臺玄澤大槻茂實書于江戸僑居

余性疎懶。悠々送日。復重犬馬之數。今茲丙寅年甫五十。內自環視。實知四十九年之非。尤所宜戒懼也。歲三月。都下有舞馬之厄。弊屋亦為烏有。是冬構小齋。會流求國來聘。介所識請其扁字。成則樂童馬開功書也。樂童子俗稱良用。渡見知里之子。年十有七云。余得之喜曰。殆天意歟。若曰使我開素業大鳩功。雖近諧謔。不亦竒乎。遂標之曰。知非以自戒。亦併誌其時。至其書之。拙不拙。則我固所不論也。

韻言賦主生力氣

山陽人王生玄碩君。世以眼科為業。往歲戊辰春。以其公事來于江戶。寓于杉田先生之塾。蓋以有嘗所欽嚮也。滯在數日。會有患眼疾者數人。先生附君試其術。口論于術。相應如命符。立奏効者十居八。兩閱月而病客數百。相繼而至。門前為市。喪明有年者。頓辨白黑。眊矇日久者。忽得察秋毫。披雲霧而望大明。去暗室而就闢處者。不可枚舉矣。嗚呼。其術之鍊磨。其法之捷徑。剖判以來所未聞也。爾後有疾命。移赤阪乙郎。病客履其踵。以乞治者。日甚一日。

計千數。施及於縉紳侯家。招徵求治者。數十家。病
客益多。而治療愈奇矣。君一日叩予之門。言曰。
僕自蚤歲。服西洋窮理之說。因公等之譯說。而發明
治療之術。固多矣。是皆玄白公羽與公之賜也。予問其
故。曰。僕甫弱冠。疾憤此業。得一刑屍。特解眼球。既而
斷然出家。漫遊四方。叩專門家。大率深秘其術。一
子相統。以故不能聞其說。而受其術。於是到浪速。
游楠林氏塾。學外科。又到京師。游和田氏塾。學
內科。歲餘。于時近鄉有一刑屍。觀藏之。與予。余

遽到。又特解其眼球。而不問其他。爾後至浪速。構
僑居。為眼科治術。病客頗多。此時邂逅於讚岐三
井氏。播磨高氏。二氏共眼科者流也。相共談論治
療之事。三井氏之論。與余所言。略同。條貫至高氏
之說。則其不相合。實如天與淵。所謂天水違行之
象。不得不繼之以激論也。彼罵曰。子等乳臭之兒。
讀書之日淺矣。焉得聞余實詣之至理。余心疑焉。
退而熟思之。以為如三井氏則。所素聞而曾詣也。
亦何足相發。明啓益乎。翌日。倒屣至高氏之家。問

曰。足下昨日之談甚奇。唯憾不究。詰其說。敢請益。曰。子屈己而求益如此。余亦何敢深吝其說。乃出一書授焉。受而讀之。則眼實實測之說也。余也拱壁不啻。溫習諳誦。夜以繼日。似少窮其略矣。而後又叩畿內眼科諸家。雖無慊其意者。不無小益也。歸鄉之日。益勉勵家業。從事治療。歲餘。或特新譯解體新書者。視余取而閱其眼目篇。與當時高生所授之奇書全同矣。於是始悟高生嘗所信者。則和蘭之說。積疑冰解。益向蘭說。陋鄉幸有公之社。

中星野良悅及嗣子克國。中井厚澤三子在焉。就而尋繹和蘭內景窮理之說。得其譯草數部。玩味不已。因其所說。試之治療之際。每有實驗。又且竊索得大西眼科譯書。是亦公嘗為都下一眼醫。遠計篤求。購得以所授與之物也。余亦得此書也。喜而不寢。每值症施術。徵之此書。實測實驗。治與否。巧與拙。向之所疑。一旦豁然。大有所發明。始似得沽用之機會。而聊答公等之盛心矣。而後開青盲起癢癩者。不鮮少矣。以至今日。豈不玄白翁與。

公之賜哉。平陋邑不啻余一人。星良悅嘗有所憤。取人身真骨模之木。後得解體新書校之。說與物一無所差。始服西洋實測之說。齋之東下。請正於公等。且問其精說。請益西歸。實在十餘年前也。余不日告別將歸。公其為贈言焉。予對曰。不肖固不敢當。君之言。然良悅與。君真張吾業之士也。向良悅製木骨微之西書。今君因西書收之實功。使人瞭然知西說之。不欺我。蓋西相得之。嗚呼。良悅與。君張吾業之士也。余嘗有言曰。天地之

理萬物之情。敷陳宇宙之際者。不啻百千萬億焉。如彼先王垂訓之亘古今。而不可易。固論矣。至自餘一術一藝。千樣萬般者。則雖古今諸家立論著書。不為不少。然似有未盡其蘊底者也。如吾醫道亦然。古今論著。非不高矣。非不遠矣。然遂無有歸一之論。其故何耶。蓋不明其本。而議其末。不驗其實。而徒驚空論虛說之故也。是以眩惑舊說。而無徵于實物。滔々者。天下皆是。而未見有一人脫其窠窟者。方今。昌平二百年。近時西洋之醫

學萌興于國朝。余輩有所見，窺其端倪，頗成譯
編，以俟其人久矣。今如君等感服西說，取之施
諸實用，嗟其至誠之所感，至使窮民免癘疾之厄，
其澤可謂巨矣。然迹其術之所以妙，其技之所以
巧，要為知眼質六膜三液等之實測，而得其本原
之要領也。何與彼五輪八廓之牽強，可同日而語
哉。此術之創見于世也，實國家之鴻寶，而剖判以
來，事理歸一之秋。夫在今日乎，夫在今日乎，而從
來拘泥空論虛說，不蹈實地之徒，今必得君等

而後始知西說之不欺人矣。真張我業之士也。
君曰善。既而出，爾後無幾。君有幕府朝謁之
恩命，居數月，今春拔擢侍醫官，賜爵祿。蓋官奇
技之巧而妙也。初，復請官暫時賜暇，將歸其鄉，拜
祖先堂，且挈其家族移江戶，期殆迫矣。不佞
未果前日所約之贈言，臨將別，携酒肴，侍祖席，書
掌所談論之語，以為餞。

文化庚午孟夏

大槻

茂質

玄澤并撰

... 卷之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十五 ... 十六 ... 十七 ... 十八 ... 十九 ... 二十 ... 二十一 ... 二十二 ... 二十三 ... 二十四 ... 二十五 ... 二十六 ... 二十七 ... 二十八 ... 二十九 ... 三十 ... 三十一 ... 三十二 ... 三十三 ... 三十四 ... 三十五 ... 三十六 ... 三十七 ... 三十八 ... 三十九 ... 四十 ... 四十一 ... 四十二 ... 四十三 ... 四十四 ... 四十五 ... 四十六 ... 四十七 ... 四十八 ... 四十九 ... 五十 ... 五十一 ... 五十二 ... 五十三 ... 五十四 ... 五十五 ... 五十六 ... 五十七 ... 五十八 ... 五十九 ... 六十 ... 六十一 ... 六十二 ... 六十三 ... 六十四 ... 六十五 ... 六十六 ... 六十七 ... 六十八 ... 六十九 ... 七十 ... 七十一 ... 七十二 ... 七十三 ... 七十四 ... 七十五 ... 七十六 ... 七十七 ... 七十八 ... 七十九 ... 八十 ... 八十一 ... 八十二 ... 八十三 ... 八十四 ... 八十五 ... 八十六 ... 八十七 ... 八十八 ... 八十九 ... 九十 ... 九十一 ... 九十二 ... 九十三 ... 九十四 ... 九十五 ... 九十六 ... 九十七 ... 九十八 ... 九十九 ... 一百 ...

